

自我提升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董 妍^{1,2} 俞国良³

(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²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 要 自我提升一直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自我提升的概念界定可分为知觉自我与知觉他人的比较、自我知觉与外在标准的比较、基于社会关系模式(SRM)的界定等几种方法;相应地,测量自我提升的方法有社会赞许性测验、内省测验、标准差异测验、过分-宣称技术、环状设计中的测量等;介绍了自我提升与心理健康、生理变化、自尊、成绩的关系,以及自我提升的跨文化研究。最后,提出了自我提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自我提升, 心理健康, 生理变化, 自尊, 成绩。

分类号 B849:C91

自我是整个人的核心,人的心理生活是由自我建构的,因此有关自我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希望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自己进行知觉时,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无偏见的认识自己。但是另一些人则会高估自己(overestimating),表现出自我提升偏见(self-enhancement bias),或者低估自己(under-estimating),表现出自我降低偏见(self-diminishment bias)^[1,2]。这种个体在对自己知觉的过程中产生的积极自我偏见即为自我提升。自我提升是个体在社会比较中努力保持和提升自尊的倾向,通过自我提升,人们希望对自己产生满意感、能力感和有效感。在Rogers的自我理论中也曾指出个体有一种实现、维持、增强自我的基本趋向。自我提升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和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学业成绩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自我提升的研究不仅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自我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我提升的研究还与归因、人际吸引、助人、攻击、偏见、归属感等方面的研究有密切关系^[3]。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我提升一直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4]。

1 自我提升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在人际知觉的研究中,概念界定是非常重要的。自我提升虽然是研究者公认存在的一种自我动机,然而,目前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在对自我提升进行研究之前,研究者往往先对自我提升进行界定,然后再进行测量。

1.1 知觉自我与知觉他人比较的自我提升及其测量

1.1.1 知觉自我与知觉他人比较的自我提升
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个

收稿日期:2004-07-23

通讯作者:俞国良, E-mail: yuglxl@sina.com.cn

体对自我的知觉与对他人的知觉相比较,如果个体知觉自己要好于其他人,则个体存在自我提升偏见。在这种界定中,他人可以指同伴、熟悉的人、一般他人(average or generalized other)等。例如,在 Taylor(2003)的研究中^[3]就采用了这种对自我提升的界定,他们采用的是被试同与被试年龄和性别相同的一般大学生进行比较。在这种界定自我提升的研究中,采用自己与一般他人进行比较的最多,因此,此种方法也被称为常态模型法(normative models)^[5]。有学者认为,这种将自我知觉与他人知觉相比较的界定方法源于 Festinger 的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6,7]。

在这种界定自我提升的方法中,研究者把个体自己作为社会知觉中的知觉主体,对自我和他人同时知觉并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别人对个体的评价,也混淆了自我提升和个体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个体真的是比别人好,那么他评价自己比别人积极,就是对自己的准确知觉而不是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此种方法就不能很好地界定个体是否真的是自我提升。

1.1.2 社会赞许性反应测验与内省测验

在采用知觉自我与知觉他人相比较界定自我提升的方法中,研究者通常会采用社会赞许性反应测验(Measure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和内省(Intrapsychic Measures)测验来测量自我提升。

通过社会赞许性反应测量个体差异是一种很普遍的方法,也有学者采用这种方法对自我提升动机进行测量^[8]。例如,用问卷去测量被试夸大了他们的哪些积极特质,而减少了哪些消极特质。PDF(Personal Desirability of Traits Measure)就是一种采用

社会赞许性反应测量自我提升动机的测验^[1]。但是,有时很难从社会赞许性里面区分出哪些是被试的真正特质,哪些是被试夸大的成分,因此,该方法被质疑为没有外部效度。

内省测验测量自我提升的方法是让被试把自己的很多特征和一般他人进行比较。例如,测量自我提升的 HSM 问卷(How I See Myself Questionnaire)就是一种内省测验^[9]。该测验由 21 个积极品质和 21 个消极品质组成,让被试比较自己和同伴在这些特质上的表现。该测验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但是被质疑为没有外部效度。该方法不能准确地鉴别,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被试中,哪些被试是对自己的准确知觉^[4],也就是说,一些人认为自己有较多的积极特质,较少的消极特质很可能是正确的。

1.2 自我知觉与外在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提升及其测量

1.2.1 自我知觉与外在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提升

在有关自我提升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个体对自我的知觉与外在的标准相比较,来考查被试是否存在自我提升偏见。这些外在标准通常是一些客观的外在成绩,有时也可能是观察者(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同伴、朋友、临床医生等)对个体的评价^[1,10]。有学者认为与外在成绩等客观指标进行比较的方法为社会一致性方法(social consensus)^[5]。Kwan 等人(2004)认为这种自我提升的界定与 Allport 的自我洞察理论(self-insight)有关^[6]。

这种界定方法忽视了个体是如何知觉别人的,混淆了自我提升和个体对别人的知觉。也就是说,如果个体知觉自己高于个体

的实际状况,但是个体对自己比对别人的评价更差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界定方法就不能准确区分个体是否是自我提升的。

1.2.2 标准差异测验与过分-宣称技术

在采用自我知觉与外在标准进行比较来界定自我提升的研究中,通常采用标准差异测验(Criterion Discrepancy Measures)和过分-宣称技术(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对自我提升进行测量。

标准差异测验测量自我提升是比较自我评价与标准之间的一致性^[11]。标准分为两类:操作标准和社会一致性。操作标准有明确具体的成绩指标。例如,智力可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智力自我评价的标准;分数作为一个学业能力的评价标准;录像的社会行为作为人格评价的标准。社会一致性标准通常是一组观察者的平均评价。这些观察者可以是同伴、朋友、临床医生、受过训练的观察者等。但也有研究者质疑这种测量方法:他人知觉可能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差。

过分-宣称的方法最早是由 Phillips 和 Clancy 于 1972 年提出来的,过分-宣称是指对各种人、事、行为等知道程度的自我评价过高,即在该测验中有一些项目是不存在的,但被试对这些不存在的项目宣称自己知道(knowledge)。过分-宣称技术可以用来测量自我提升^[11]。过分-宣称技术采用信号检测论的方法进行记分,其中鉴别力指数代表被试知道的准确性(knowledge accuracy),反应偏差则代表被试自我提升的程度。目前,这种方法是一种被质疑较少的测量自我提升的方法,但是与环状设计测量法相比,此种方法缺乏一定的生态学效度。

1.3 基于 SRM 的自我提升的界定及其测量

1.3.1 基于 SRM 的自我提升界定

前面两种界定自我提升的方法一直受到不同研究者的质疑,因此, Taylor 等人为了避免对自我知觉界定的不完整性,在他 2003 年的研究中,采用了多种界定自我提升的方法,但这些界定方法之间仍然是相互独立的^[9]。2004 年 Kwan 等人基于 SRM 理论,提出了一种自我提升的新的界定方法^[6]。这种对自我提升的界定,是在完整的人际知觉过程中分离出自我提升的方法。SRM(Social relation model)是 Kenny 等人于 1984 年提出的人际知觉理论^[12]。SRM 把人际知觉分解为 3 个基本成分:知觉者(the perceiver),即怎样知觉一般他人;被知觉者(the target being perceived),即怎样被一般他人所知觉;特定知觉者和特定被知觉者之间的独特关系。在 Kenny 等人最初提出的 SRM 中并不包括自我知觉,但 Kwan 等人认为个体总是作为一个社会知觉者和一个被别人知觉的对象来行动的,即自我既是知觉者(perceiver),也是被知觉者(target)。因此,自我知觉也是一种固有的人际现象,自我知觉不能被孤立的研究^[9]。Kwan 等人认为,当知觉者和被知觉者是同一个人,即自我的时候,SRM 可以把自我概括为人际知觉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 Kwan 等人(2004)之前提出的界定自我提升的方法中,都混淆了人际知觉中的一些其他成分,并且测量的自我提升并不充分,基于 SRM 的这种界定能够有效克服前两种方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9]。另外,在自我提升的研究中有很多相互矛盾的结果,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自我提升时使用的界定方法和测量方

法不一致。基于 SRM 的自我提升的界定似乎比前两种方法更加合理,因此,采用此种方法重新研究自我提升可能会给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一个合理的答案。

1.3.2 环状设计测量法

环状设计的方法是 1979 年 Warner 和 Kenny 等人提出的^[13]。在环状设计中,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进行相互作用,并且观察所有被试的社会行为,这种方法克服了实验室设计的一些缺点。通过环状设计能够给研究者提供两种信息,首先是被试间个体差异的信息,其次是这种相互作用模式对所有被试行为的共同影响的信息。在 Kwan 等人(2004)的研究中,采用了环状设计(round robin design)的测量方法。要求每个学生在小组中与其他人先进行相互作用,然后每个人再对自己和他人的赞许性人格特质分别进行评价^[9]。

2 自我提升的研究

2.1 自我提升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自我提升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88 年 Taylor 和 Brown 在回顾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献(包括实验研究和人们面对生活威胁压力时的自然观察研究),发现人们有一种对待自己比对待别人更积极的倾向,人们知觉自己在积极品质上好于同伴,在消极人格品质上不如同伴多,其他的证据也表明了自我提升动机存在的普遍性。他们认为这种自我提升的倾向与代表心理健康的那些标准是很相似的,具有自我提升的积极错觉能使个体有更好的社会适应^[14]。这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研究的支持^[15]。Taylor 等人一直是这一观点的持有者,近十多年来,他们围绕着这一假设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003 年他们再

一次采用了多种测量自我提升和心理健康的方法,考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4]。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结论:自我提升与心理健康的多个指标都有积极的关系。

与此相反,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自我提升是与心理不健康相关的^[16]。John(1994)让被试在一个管理小组讨论结束后,评价自己在小组中的成绩,并与其他组员、工作人员的评价相比较,发现自我提升者在自恋测验上的得分更高一些^[1]。Colvin(1995)进行 5 年的纵向研究表明,自我提升与不良的社会技能和心理不适应有关。在实验室研究中,他们也发现有自我提升倾向的个体表现出了不利于积极社会相互作用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自我提升对个体都有消极作用^[10]。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提升在短期内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益处,但长期会使个体付出代价。Robins 等(2001)发现,在一个小组环境下,短期的自我提升会对学业成绩有帮助,但是长期会使被试降低自尊,减少主观幸福感,出现任务脱离^[17]。

2.2 自我提升与生理变化的关系

最近,自我提升与生理变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论^[9]。一些研究认为自我提升作为一种积极的错觉,它能促进健康和长寿。例如,感染上艾滋病毒或者确诊为艾滋病的患者,如果有积极的自我错觉,活的时间就能更长一些。与此相反,一些研究则认为自我提升是一种防御性的神经过敏症,使个体对消极的自我进行了自我欺骗式的抑制,它能使个体付出生理-神经内分泌的代价。因此,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自我提升与生理和神经内分泌系统呈对立状态。Taylor 等人(2003)在实验室的压力

挑战研究范式(laboratory stress-challenge paradigm)下,发现自我提升者对压力有更低的心血管系统的反应,更迅速的心血管机能的恢复能力,更低的皮质醇基线水平。他们的结果表明自我提升是一种积极的错觉,而不是防御性的神经过敏症。他们在错觉心理健康研究范式(illusory mental health paradigm)下,也没有发现支持自我提升是防御性神经过敏症的假设。此外,在研究中,他们还证实自我提升与生理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受心理资源调节的。

2.3 自我提升与自尊的关系

自我提升内驱力是自尊的需要,自尊是自我提高内驱力的基础。可见,维持自尊是自我提升动机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人们将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时,会提升自己的价值。但是,在自我提升与自尊关系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低自尊的人有很强的自我提升倾向,另一些研究者认为高自尊的人有强烈的自我提升倾向。Seta(1999)等人的研究澄清了自我提升和自尊的这两种关系。他们发现,在和自我相关低的情境中,低自尊的被试更多的表现出自我提升的动机,而在自我相关高的情境中,低自尊的被试则有相反的表现^[18]。在Beauregard(1998)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评价他人与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时,会有对比效应。特别是在自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利己的比较。比如,被试对他人智力和学业测验上的评价就比自己的更消极一些。在实验之前,就受到自尊威胁的被试,也表现出了更多的这种对比效应^[19]。

2.4 自我提升与成绩的研究

Taylor(1988)等人宣称,积极的幻觉(主要是自我提升)能够激发和导致更好的

成绩(performance)^[14]。后来Blanton等也发现,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是和高成绩相关的^[5]。但是Robins等人(2001)发现自我提升在学业成绩上有益处也有坏处^[17]。他们在大学生入学之初进行了自我提升的测定,而后发现,自我提升可能短期内是合适的,但是长期是不合适的。自我提升并不能促进优异的学业成绩出现,在大学结束时,自我提升者没有获得更好的分数,能够毕业的人数也没有更多一些,甚至毕业的人数比准确知觉自我的被试更少一点。

Gramzow等人(2003)认为^[5],一些学生夸大他们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是为了避免不良的成绩所带来的消极意义;另一些学生的这种夸大可能是想获得好成绩的一种需要。他们认为这两种动机分别代表了保护/避免和提升/接近取向的程度。通过研究证明,这种夸大是与后继的不良学业成绩相关的,但是,这是因为夸张与被试原来的成绩有很强相关。因此,如果控制了被试过去的成绩效应,对过去成绩的夸大实际反映了被试成就的需要(提升/接近动机)。也就是说,这时对原来成绩的夸大是为了促进未来成绩的提高。

自我提升与成绩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自我提升在自恋行为和成绩之间有调节作用^[20]。在研究中发现,非临床诊断的自恋者的成绩受自我提升机会的影响。当自恋者面对那些和自我提升有很强关系的任务时(例如,面对挑战性强的、很难完成的任务,被试更容易表现出自我提升动机),他们会有更好的成绩,表现得会更好。而低自恋者的成绩则不受自我提升机会的影响。

2.5 自我提升的跨文化研究

有关自我提升的跨文化研究是一些学

者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上,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研究表明,美国的人文环境相对来说有助于自我提升,美国人相对来说更喜欢沉浸于自我提升,日本的人文环境相对来说有助于自我批评,日本人相对来说喜欢沉浸于自我批评中^[21]。但也有研究表明日本人也有自我提升动机^[22]。Chang(2003)等在跨文化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人对积极与消极的典型和非典型生活事件都持有乐观的倾向,日本人对消极的典型和非典型生活事件都持有悲观的倾向。对于日本人,虽然没有对积极事件持有悲观的倾向,但是也没有发现他们对积极事件持有乐观的倾向。这些结果为自我提升和自我批评存在文化差异提供了证据,即自我提升动机在西方人中是十分普遍的。他们的研究还证明自我提升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但是两种文化下的自我提升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文化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个人主义的行为和特质;在东方文化中,则认为自己更具集体主义的行为和特质。上述研究中以日本人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23]。此外,被试为新加坡和以色列人的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下,都存在自我提升的动机。在两种文化下,自我提升均与幸福感和自尊有积极的相关^[24]。

3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首先,自我提升通常是个体对自我的品质进行评价时,体现出来的一种自我动机,以往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外显测量中进行的。然而,个人品质更多的是一个内隐的心理特质^[25],社会比较也经常是自动发生的,即会在个体尚未明确意识到比较动机时发生。目前对无意识状态下自我提升的研究还

相对较少,因此,考查是否存在内隐和外显两种自我提升,如果存在内隐和外显两种自我提升,他们分别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两者有何区别,这些可能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其次,就研究样本而言,有关自我提升的研究中采用的被试基本都是大学生。而且多是进行的横行研究,即使是纵向研究,也主要考查自我提升随时间的发展变化情况,几乎没有自我提升随年龄发展特点的相关研究。而青少年是自我意识发展高度膨胀的时期,他们的自我提升动机有什么变化呢?自我提升的年龄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都应该是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再次,查阅以往有关自我提升的跨文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提升差异的研究,多是以美国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东方国家之一,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但是有关中国人自我提升动机的实证研究很少见。中国人历来以谦虚为美德,因此,中国人是否存在自我提升动机呢?中国与西方人的自我提升动机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呢?这些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虽然,有研究表明特质的模糊性能够影响自我和同伴评价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对模糊性的特质,自我和同伴之间评价的一致性更低^[26]。但是,有哪些因素与自我提升动机有关,自我提升的内在心理机制是什么,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有关自我提升动机更深层次的研究必将成为今后社会认知研究的重点。

Kwan 等人对自我提升提出了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我提升界定不统

一的问题,这给自我提升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相信研究者一定会对自我提升研究投入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John O P, Robins R W. Accuracy and bias in self-percep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lf-enhancement and the role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1): 206~219
- [2] Benjamin D. 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 The impact of narcissism on self-and other-rated fairness in the workplace (Doctor dissertation). USA: New York University, 1999
- [3] Fiske S T. Social beings: a core motives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USA: John Wiley & Sons, 2004. 24~25
- [4] Taylor S E, Lerner J S, Sherman D K, et al. Portrait of the self-enhancer: well Adjusted and well liked or maladjusted and friendl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1): 165~176
- [5] Gramzow R H, Elliot A J, Evan A, et al. Self-evaluation bia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ome ways and some reasons w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3, 37: 41~61
- [6] Kwan S Y, John O P, Kenny D A, et al. Reconceptualiz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lf-enhancement bias: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4, 111(1): 94~110
- [7] Wood J V, Giordano B M, Taylor K L, et al. Strategies of social comparison among people with low self-esteem: self-protec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4): 713~731
- [8] Brawn H I, Jackson D N, Wiley D E. The role of constructs in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Mahwah NJ: Erlbaum, 2002. 49~69
- [9] Taylor S E, Lerner J S, Sherman D K, et al. Are self-enhancing cognitions associated with healthy or unhealthy biological profi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4): 605~615
- [10] Colvin C R, Block J, Funder D C. Overly positiv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sonality: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6): 1152~1162
- [11] Paulhus D L, Harms P D, Bruce M N et al. 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 measuring self-enhancement independent of 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4): 890~904
- [12] Kenny D A.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a social relations analysi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4. 16~34
- [13] Warner R M, Kenny D A, Stoto M. A new round robin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dat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10): 1742~1757
- [14] Taylor S E, Brown J D.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2): 193~210
- [15] Bonanno G A, Field N P, Kovacevic A, et al. Self-enhancement as a buffer against extreme adversity: Civil war in Bosnia and traumatic los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2): 184~196
- [16] Campbell W K, Reeder G D, Sedikides C, et al. Narcissism and comparative self-enhanc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0, 34(3): 329~347
- [17] Robins R W, Beer J S. Positive illusions about the self: short term benefits and long-term co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2): 340~352
- [18] Seta J J, Donaldson S, Seta C E. Self-relevance as a moderator of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verifi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9, 33(4): 442~462
- [19] Beauregard K S, Dunning D. Turning up the contrast: self-enhancement motives prompt egocentric contrast effects in social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3): 606~621
- [20] Wallace H M, Baumeister R F. The performance of narcissists rises and falls with perceived opportunity for gl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5): 819~834
- [21] Kitayama S, Rose M H, Matsumoto H, et al.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roc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Self-enhan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lf-criticism in Ja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6): 1245~1267

- [22] Brown J D, Kobayashi C. Self-enhancement in Japan and Americ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2, 5(3): 145~168
- [23] Chang E C, Kiyoshi A. Cultural variations on 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bias for self versus a sibling: is there evidence for self-enhancement in the west and for self-criticism in the east when the referent group is specifi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3): 569~581
- [24] Kurman J, Sriram N. Self-enhancement, generality of self-evaluation, and affectivity in Israel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1997, 28(4): 421~441
- [25] 孙炯雯, 郑全全. 在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中的自我认识.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2): 240~245
- [26] Hayes A F, David D. Construal processes and trait ambiguity: implications for self-peer agreement in personality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3): 664~677
- [24] Kurman J, Sriram N. Self-enhancement, gener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Self-enhancement Researches

Dong Yan^{1,2} Yu Guoliang³

(¹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Beijing, 100101, China)

(²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³Researc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elf-enhancement researches were important topics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Self-enhancement was conceptualized by comparing between perceived self and perceived other or by comparing self-perception and Criterion. And a new interpersonal approach about self-enhancement was based on SRM. Measure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trapsychic measures, criterion discrepancy measures, measures in round-robin design, and 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 were the main measures of self-enhancement. Researches of relations between self-enhancement and mental health, biological profiles, self-esteem, performance were main researches domains. The cross-culture research of self-enhancement was introduced. At last, the prospect of self-enhancement researches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self-enhancement, mental health, biological profiles, self-esteem, performance.